



闻情解佩 ● 著

妃上不可

为何天下女子皆唯恐入主中宫，成为皇后？

从单纯的千金小姐，到卑微的浣衣宫女，
最后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宠妃。
她，命中注定“妃上不可”！

起点百万粉丝翘首期待

《妃上不可》结局之谜炫丽登场

尔虞我诈，宫斗惨烈，**堪比香港TVB台庆剧《宫心计》**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妃上不可

闻情解佩 著

妃上不可

闻情解佩 ● 著

FEI SHANG BU KE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妃上不可 / 闻情解佩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0. 9

ISBN 978-7-219-07036-9

I. ①妃… II. ①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4657 号

监 制 彭庆国
项目策划 罗敏超
责任编辑 罗敏超 曾蔚茹
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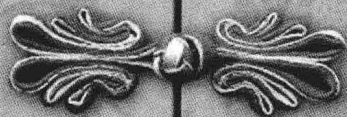
印前制作



读家文化
QQ: 417038558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3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9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036-9/I·1310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楔子 / 001

壹 云泥之别 / 003

贰 一朝入尘 / 015

叁 谁言生死无相欢 / 030

肆 何处化惆怅 / 044

伍 若为平生 / 0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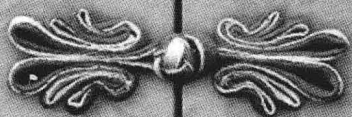
陆 一日青云 / 068

柒 锦言素语 / 080

捌 春意且迟 / 096

玖 薄情深意 / 109





目录

拾 谁曾对己慈悲 / 124

拾壹 局 / 140

拾貳 花落但凭时令 / 156

拾叁 妆残 / 170

拾肆 是为相思 / 185

拾伍 唯有相拘意 / 198

拾陆 惜佳期 / 212

拾柒 拂弦玉箫 / 228

拾捌 阳关孤唱 / 244





楔子

殇未朝，庆延十二年。

兰陵宫内，春意盎然，一派祥和景象，只有鱼贯而行的宫女身上隐隐流露出一丝不安与惊恐。

兰陵宫是锦贵妃的居所，陈设雅致奢靡，处处透出圣上的眷宠。锦贵妃翘着兰花指，等着宫女拂弦给她用凤仙花涂染指甲。锦贵妃轻声细语：“这凤仙花里加些许明矾，捣成汁液，涂在指甲上便是不一样的，灵动的红，像是染了胭脂一般。”

拂弦给锦贵妃涂满十个指甲，用冰存许久的桑叶把指甲包了起来，慢慢试探地道：“娘娘，澄瑞宫里的那一位，这回只怕再也躲不过了，听说皇上已经赐了白绫鸠酒。”拂弦又端详了锦贵妃几眼，说道，“您好歹去看一看吧，她总归是娘娘的亲姐姐，将死之人也需有人相送一程……”

“本宫不会去的。三年之期已到，她早该走了，两个对彼此恨之入骨的人相见，只怕会徒添悲愤，还是让她安心去吧。”锦贵妃把包在指甲上的桑叶摘了下来，拂弦一片片从青石地上捡起，知道锦贵妃早已乱了心扉，连这桑叶需包裹指甲一夜的惯例也忘记了。

“娘娘，拂弦只怕您将来会后悔……”

“住嘴！本宫后悔什么？本宫后悔没有亲手杀了她！这后宫已经死了三任皇后，她不过是那第四个而已。无妨，皇上一定会厚葬她，她在地下也喜欢这般的排场。”锦贵妃说话间有些激动，声音比往日少了一分镇定。



“娘娘，皇后被赐死，后宫不能一日无主，整个后宫谁也越不过您的荣宠去，如今只怕太后会下懿旨擢升您为皇后，那娘娘恐也会落到这个下场，可如何是好？”拂弦是兰陵宫的大宫女，行事一向稳重，这会儿也紧张起来。

“四个皇后都死了，那是她们愚笨。本宫如果坐上那巅峰之位，定当铲除永宁宫那老妖孽，叫她化成白骨任人践踏！”锦贵妃说话间，眼睛眯起，神色凌厉。

“娘娘，拂弦听说，王爷要纳正妃了，他给您送来一封书信。”拂弦将书信递给锦贵妃，便垂手站在一旁。

锦贵妃看着信封上龙飞凤舞的字迹，轻笑一声，旋即把书信扔进了未熄的暖笼里。

拂弦叹息：“娘娘，这好歹是王爷的一片痴情，您何苦……”

“拂弦，枉你待在我身边两年，还看不透吗？南宫君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南宫君悦，他已经变了，对我的情意不过是与皇上抗衡的筹码。这信，不看也罢。”锦贵妃站起身来，身上珠翠璀璨，神韵动人。

澄瑞宫内，已是荒芜一片。

皇后披散着一头长发，身穿白衣，坐在榻上，眼睛明亮却格外血红，嘶叫着：“闻锦言，你竟然不敢来看我？难道是怕我做了厉鬼也不饶你吗？我的今日便是你的明日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几天！我会在奈何桥上等你……”如厉鬼一般的声音在皇宫内回荡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皇后绝望地哀号了几声，用瘦骨嶙峋的手抓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不久便没了声息。

宫里又恢复了平静，讽刺的是，宫人们一面有条不紊地操办着旧皇后的葬礼，一面准备着新皇后的册封仪式，脸上的表情或喜或悲。

小秦子尖厉的嗓音从殿外传来：“娘娘，皇后娘娘薨了，临走前不断诅咒娘娘……”

锦贵妃闻言转过身，许久才低声道：“这是她的劫数，怨不得我。”



壹 云泥之别

孟冬，郡太守闻家府邸。

雪舞圣洁，梅香清寒。雪卧梅枝，梅应雪而生，当自在漫天大雪中飘香秀逸，韵致悠然。

闻锦言手握红笺，短短四字，梅落情定，龙飞凤舞飘逸生情，慢慢藏于香帕中。雕花铜镜下，她卸下女儿冠，绾起流云飞髻，因为他说过，最爱她这个妆容回身轻笑时的娇颜。闻锦言自当女为悦己者容，只是轻点胭脂，脸颊已是媚红，眼波流转处，情思亦在。

她随手拿过披风裹在身上，仍是抵不住寒意，才出房门几步，就见太守府内张灯结彩，红绸高挂，一张红毯从府外直铺到了正厅，令闻锦言想起午后在父亲闻步青书房里见到的那一幕。

今日是个吉日，宫里传旨，要赐闻家嫡女闻锦言入宫为后，这莫大的荣耀传到闻府，却是满座皆惊。太后懿旨不得违背，这已经是不能更改的事实。

父亲闻步青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狠狠地把酒杯往地上摔去，沉声说道：“我就说无端抬我官阶，非大喜乃大祸，如今这祸事怕是要落在锦言身上了！”

闻锦言失神地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有刚温热的暖笼，此刻已是找不到一丝温暖。

母亲沈蕊洁拉着丈夫的衣袖落泪，低声道：“相爷，锦言是我唯一的骨血，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让她进宫，哪里是条活路呀？”



闻步青甩开妻子的手，喝道：“妇人之见！太后下的懿旨，除非我闻家想被满门抄斩，否则锦言还是一定要进宫为后的。”

沈蕊洁止住泪，指甲陷进肉里，血丝毕露，阴狠地说道：“为什么是锦言进宫？为什么不是那个贱人生的女儿进宫？我的亲生女儿要经受这种罪，她的女儿好端端地活在宫外，她也配？”

闻步青回过身来，双眼通红，厉声说道：“你待要如何？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，怎能乱来？”

“我要那个贱人生的女儿顶替锦言进宫……”

沈蕊洁的声音尖厉而刺耳，惊得闻锦言倏地起身，在父亲颓然的叹息中走出房门。屋外，婢女绿意候在一旁，乖巧地递上一纸红笺。

走进后院，人迹稀少，仆人都在前厅忙碌，俱是喜气洋洋，自家主子里出个皇后，他们这些做奴才的也觉得荣光，只是他们怎么知道内里详情？荣宠需要付出血的代价，用生命争来的荣耀值得这般庆贺吗？

肃杀寒风，凌厉呼啸，刺骨入髓。闻锦言裹紧了披风，缓步走近梅苑那两棵最别致的梅花，形若情人相拥，情深义重，叫人不由得叹息。

闻锦言站在梅花树下，抬头看，仔细寻觅着，便从错综复杂的枝丫间，摘下一枚玉佩，握在手里温润暖热，慢慢竟不再通体发寒。闻锦言知道这一定是他留下的那枚玉佩，仔细摩挲着，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：“你来了……”

闻锦言转身轻笑，见他风骨俊逸，鬓若墨山，一袭白衣，站在雪天梅枝之下。他伸手欲揽她入怀，闻锦言轻巧地躲在一棵梅树后，娇笑着等他来捉，才绕行了几棵梅树便跌倒在他的怀中。他面色阴郁，低沉地道：“你还笑得出来？”

闻锦言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他怕是也得了消息，所以匆忙赶来与自己相见吧？闻锦言松开他的手，转过身，眼前是满园寒梅，一腔孤傲。

“我为什么笑不出来，只怕如今我就是想死也没那么容易吧？太后赐婚，闻家长女闻锦言无端死于大婚前，太后一定会迁怒我父，到时候满门抄斩，痛苦的岂是我一个人？”闻锦言的声音听似清冷坚定，那一地的落梅，却是她彷徨无助的见证。

“你为别人着想无人会领情，可是苦楚却是自己来承受，何苦？如果你早为自己着想，只怕你早已进了锦亲王府……”他的声音压抑而隐忍——叫他如何不恼？如果她能果断一些，或许这会儿她早已是他的枕边人了。



“素语毕竟是我姐姐，她对你的情意不亚于我对你……”闻锦言不敢回身，因为几近潸然泪下，她脚步沉重，不敢离开，因为仍有千般不舍。

“到如今这个地步了，你还念着她的感受，本王喜欢的是你啊……”他便是南宫君悦，堂堂一国王爷，此刻一袭白衣站在梅林深处，只是个为情所困的男子，这却让闻锦言觉得有些安心。

南宫君悦从地上捡起几瓣落梅，放在锦言的手心里，缓缓地道：“折梅有煞风景，这几瓣落梅纯洁而无辜，含芳吐蕊，正合你现在的处境。”

闻锦言有些释然，望着他轻笑，他总是知道我的心意，他永远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她不求荣华，要的只是这种心境。两情相悦踏雪寻梅，看尽春花妩媚，看尽叶落秋霜。

南宫君悦拥她入怀，锦言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，闻着他身上干净的气息，心慢慢安静下来，这种情境将来只怕在梦里也是奢求了吧？

“锦言，我去求太后，让她收回成命，把你赐给我。”他的声音急切而诚恳。

“不要，你不能去。你如今处境已是难堪，何苦为了我，与太后再起干戈？算了，你我终究是命。”锦言用手掩住他的嘴，只不过是一瞬，已经感受到了他唇间的温度，这对于她来说，已经足够。

他不停地苦笑，神色黯然，说道：“谁都羡慕我王爷的身份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，我这王爷连个寻常百姓都不如！皇上妒我，太后防我，满朝文武大臣撺掇我夺政，日子本已痛苦难熬，如今我却连心爱的女子也留不住，我……”

远处似乎有一抹红色身影掠过，再仔细看去，那身影早已不见，锦言失笑，或许是自己眼花了吧？她起了警觉，连忙催他离开：“快些走吧，这个时候，叫人瞧见王爷与未来的皇后后院私会，可如何收场？”

他不舍，驻步不前，锦言只好疾步离开，留下一句看似敷衍的话，声音清冷，“你我如若有缘，自会相见。”在南宫君悦的眼里，或许锦言只是留给他一个悲凉的背影，还有一句苍白的诺言。

“锦言，我不会放手的，即便你不得不再成为皇后，我依旧会来这里等你，我永远都不会放手的！”南宫君悦低沉地怒吼。锦言心如刀割，在漫天雪地里，脚步踉跄，忘记了曾经忘情梅雪时的痴恋。

沈蕊洁的房间在太守府北，整个太守府最高的楼阁之中。她出身大家，向



来穷奢极欲，吃穿用度极为考究。跟天下所有自认出身高贵的女子一样，她瞧不起周若惜这样做妾的低贱女子，当然更不喜欢周若惜生的女儿闻素语。

闻素语虽是长女，却是庶出。沈氏入门三载无所出，闻步青只好讨了小妾周若惜回府。不过半年，周氏就怀上了子嗣，一时闻家上下欣喜异常，沈氏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寻了好些方子，在周氏临盆之际，她也被大夫诊断出有了喜，一时之间，又重新在闻府趾高气扬起来。

如若闻步青给予周氏母女一分关注，那么沈氏总是会加倍讨回来，这对于她来说，没有一丝罪恶感，只不过是树立闻家女主人的权威。所以沈氏在闻家仆人眼里，少了周氏的柔弱，却多了三分歹毒。

锦言还记得七岁时，素语与她在井边嬉戏，推推搡搡间，锦言落进了井里，所幸衣物挂在了井口的绳索上。素语慌忙尖叫，引来人救她。锦言虽性命无虞，可是素语却被沈氏吊起来打了个半死，闻家上下敢怒不敢言，都怪沈氏出手太狠。锦言高烧不退，休养了半个月，每日都是郁郁寡欢——只有她知道，当自己落井的一刹那，素语眼睛里掩不住的笑意才是她伤心的理由。

父亲与周氏生女在前，这对娘亲来说，是耻辱，是抹不去的伤痛。娘亲不能把父亲怎么样，可是嫡庶有别，她却可以用尽手段对付周氏母女。对于周氏，锦言是不清楚的，她一向是站在父亲身边哀哀切切的女子，可是闻素语眼睛里那股不甘与仇恨，却每每让锦言心惊。素语看着锦言的华贵衣料与精致美食，眼里总是会有不屑一闪而过。

锦言也曾劝过母亲，这样做会不会有失风范，母亲总会在勃然大怒后，失神地说道：“我就是要她们母女知道，这个家，只有我和我的女儿才是真正的主人，而她们什么也不是！”

锦言无语，因为娘亲也是一个可怜之人，哪个男子不爱女子娇弱如水，偏偏娘亲是个倚势生娇的女子，父亲敬重她，可是哪有半点爱怜的影子？娘亲是寂寞的，她每日守在闺房绣的绣品，足足有几大箱子，她戏言这些要留给锦言做嫁妆。锦言苦笑，这些是娘亲绣给父亲的，锦言早已深得她女红真传，如若送给情郎，一定会是锦言在烛光如豆下针针所制。

锦言推开娘的房门，娘还在给父亲绣制一幅流云富贵牡丹图。过些日子是父亲寿辰，娘亲已经在灯下熬了好些夜晚，看她进来，神色略有不安，慌忙藏起绣品。

“娘，别藏了，我都不知看了多少遍了，这是你对爹的情意，没什么见不



得人。”

“娘不是怕别人看到，只是不想让你看见而已。你如今大难临头，娘却还有心思为你爹绣这劳什子，岂不叫你心寒？”沈蕊洁拉起锦言的手，母女两人一同坐在椅榻边，旁边生着红泥小炉，烘得屋子里暖融融的。

“娘，锦言心里自有思量，这都是命，咱们闻家也出了皇后这么金贵的人，即便以后我有什么不幸，也是我的造化。”

“不，娘不许你这么说。靖威大将军之女进宫为后三年，也逃不了一死。太后挑选我们这样人家的女儿进宫为后，还不是欺我们软弱无势，她好继续把持朝政？想那皇上幼年患疾，十四岁登基以来还似傀儡般人物，哪里是什么女子想要嫁的良人？锦言，前面已经死了三个皇后，娘决不许你是那第四个，听娘的，我们就在宫外安分过一辈子，也比坐上那巅峰之位如履薄冰的好。”

屋里的暖炉烧得很旺，娘亲的话却让锦言感到一丝寒意。娘亲给她端来一些点心，说道：“自小你身子便弱，需要少食多餐，娘亲给你准备的点心最合你口味，如果进了宫，哪里还能吃得到？”

锦言接过来一片桂花糕，含在嘴里，如鲠在喉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“锦言，你别怕，娘已经与你爹商量过了，叫闻素语那个贱骨头顶替你进宫，这样你还是安心待在府里。三年后，那贱骨头若死不了，即便是你将来以庶出的身份出嫁，凭我闻家，娘亲照样叫你爹给你寻个好人家嫁了。”娘亲的手很软，帮锦言抻了抻衣角，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“娘，这样岂不是叫素语为我去送死……”锦言不忍，娘亲口中无所谓的女子终究是自己的姐姐。

“你爹叫来那个女人，一问，她就赶紧答应了。有那么一个牺牲女儿也要攀龙附凤的娘，女儿能好到哪里去？她怕是修了三生才有这样的福气！做三年的皇后，怕是将来在棺材里也会笑出声来的。”娘亲的话有些恶毒，可是听起来就跟真的一样，让人无法不信。

门外，贴身丫鬟绿意来报，“禀夫人小姐，太后娘娘的懿旨到了，老爷请两位去正厅跪候。”

沈蕊洁饶是装作如何镇定，此刻也有些慌乱起来，拉起锦言的手匆忙往正厅走去。

绿意跟在锦言的身后，似是有话要说：“大小姐……”

沈蕊洁转过身，一巴掌狠狠甩在绿意脸上：“贱婢，我之前怎么教你的？”



这是二小姐，大小姐这会儿已经在前厅跪候懿旨了。”

沈蕊洁恼恨，因为素语只是庶出，所以她从来不让别人称其为大小姐，而是称呼年纪小一岁的锦言为大小姐。这会儿素语顶了锦言的名，自然就是大小姐了。沈蕊洁虽严厉，可是鲜见体罚下人，这次竟然出手教训绿意，可见有多么紧张此事。锦言回头望了绿意一眼，只见她委屈得咬着下唇，眼里有泪，慌忙擦拭一下，低着头小心地跟在锦言身后。锦言无声叹息一下，手被娘亲拽得紧紧的。

前厅里挤满了人，周氏母女早已等在那里，当锦言看到素语一身红衣之时，心不由得快速跳动起来，原来在梅苑偷看自己与锦亲王相会的人，竟然真的是素语。这会儿素语眼睛里的恨意不减，直扫过来，就像是刀子一般刺在身上，好痛。

还来不及多想，已有太监宣读懿旨，闻家上下诚惶诚恐。闻步青后背湿透了，接过懿旨的手不停地颤抖，这可是满门抄斩、诛九族的大罪，叫他如何安心？

闻素语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，似是在炫耀她如今的身份，看向锦言的眼光里多了几分得意。锦言慢慢走近她，低声说道：“姐姐受苦了，妹妹会记在心里的。”

素语声音尖厉，说道：“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闻步青打赏了传旨太监们，又在客居安顿下嬷嬷们，回过身，看着素语时，低声吐出几个字来：“素语，进了宫好生着……”

素语冷冷一笑：“不就是三载吗？我在这太守府里十六年都活下来了，在皇宫里锦衣玉食又有何惧？何况我还是后宫之主。”

“爹也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锦言是你妹妹，本性纯良，你只有多担待些……”

“我可不敢有这样的妹妹！连王爷都私会到后院了，还谈什么纯良？”素语的话，激得沈蕊洁跳将起来。

“贱骨头！还没有当上皇后，腰杆子已经硬起来了？竟然出口诬陷锦言！告诉你，进了宫就是死路一条，任多显赫家族的女子都活不过三年，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人家！还是叫你娘每日吃斋念佛，盼着女儿多活个一年半载吧！”沈蕊洁牙尖嘴利，一席话让周氏的脸红白不定。

“夫人这话有失体统，别忘了这会儿素语可是以锦言的名义入宫的。你不盼着素语好，岂不是跟盼着锦言早死一样？”在锦言的印象中，这是周氏第一



次说出这么有杀伤力的话来，竟然让沈蕊洁也招架不住败下阵来。

周氏看向沈蕊洁的眼光也多了一份骄傲，难道她真的借女儿之势来讨好父亲？

她与母亲其后的争执，锦言已经听不进去了。锦言有话想对素语说，可是这会儿，只怕素语什么也听不到心里去了，她的心里有仇恨，有荣华，有万般私欲，那是在闻家多年隐忍即将爆发的前兆。

而沈蕊洁显然受不了这种落差，原来在她眼中的低贱女人，竟然成了皇后的生母——她沈蕊洁如何接受得了别人比她高贵？

回屋路上不断地谩骂，实在有失闻家女主人的风范，锦言不敢劝她，因为她知道今夜父亲一定会在周氏的房里过夜，等待母亲的只有孤独与寂寞，那幅流云富贵牡丹图，只怕又要沾染她彻夜的泪水了。

闻素语的屋子早已粉刷一新，再也看不到往日的寒酸。吉服早已送过去了，凤冠霞帔是普天下女儿家的梦想，只是在皇帝南宫君尚嗜杀残暴的传闻下，入皇宫比上断头台更叫人惊惧。

锦言慢慢走近闻素语的屋子。自从懿旨下来，素语身边围满了宫里来的妇人，看见锦言走近时，只以为她是闻家庶女，敷衍地点个头，便各自忙碌着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难道又变了主意，想把这皇后位子讨回去？”闻素语嘴里的一丝讥笑，让锦言把心里的话咽了回去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平时看似贤良的闻家大小姐，这会子竟然对荣华富贵看得这么重了？告诉你，这个位子我是要定了！我看到闻家上下对我诚惶诚恐的模样，我开心得紧。你呢？以后只能顶着闻家庶女这个贱名活下去，怕是我更辛苦吧。”说罢，闻素语放声狂笑起来，屋外那些妇人不停皱眉往里窥看着。

锦言拉拉闻素语的衣袖，轻轻咳了几声，说道：“我不打扰你了，明日是你的吉日，愿你在宫里一切安好。”

锦言转身欲走，闻素语在她背后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，你这个虚情假意的人！”

锦言垂着头，不叫屋外的嬷嬷看见自己滑落的泪水，匆忙而行。

夜深了，因为积雪，并不显得暗沉。雪在日光下刺眼，可在月光下显得那么沉静，沉静得骇人。

锦言被素语的话刺得好痛，或许在她的眼中，轻飘飘的几句话，真的只是



虚情假意。锦言不知不觉又走到了梅苑，依旧是清香飘逸，只是再也找不回纯粹的心境。

还是那两棵拥抱的梅树，手里握着暖玉，想起他捡起梅瓣的情景，心暖了起来，原来在自己的心底，始终会有一片净土为他而存在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清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锦言不假思索，便转身投入他的怀抱。

“原来你一直在这里，你竟然没有离开。”

他的手有些凉，或许是在雪地里站久了，锦言把他的手放在唇边，不停呵气为他取暖，心里却为他对自己的好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原来自己是这么期待见到他，这份惊喜让她落泪不已。

“没有见到你，没有你的消息，叫我如何安心离去？快些告诉我，你真的要进宫了吗？懿旨已经传到太守府了？难道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吗？”南宫君悦急切地问道。

锦言轻笑不语，只是定定地这么看着他。他慌乱，他茫然失措，他失去往日的镇静，拥锦言入怀，吻了上来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不许，你，进宫，我不许……”

好像梅枝晃动，压在梅枝上的积雪落了下来，滑进脖颈间，如他的吻，轻轻痒痒的，唤起万般滋味。

南宫君悦得知闻素语将替锦言入宫后，也是一阵歉疚：“她也是一个可怜之人……”

“君悦，即便我不进宫，闻家也再无锦言一人了，以后我便是闻素语，一个庶女怎么配得上王爷？看来，你我终究是无缘。”

“锦言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我去求太后，只要她把你赐给我，我就应承她那件事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抛弃！”他声音决绝。

“弃王位？隐江湖？”

他默默点头，又开始下雪了，这个冬天格外冷，可怎么比得上心寒？

“不行，只要你没了王位，太后和皇上只怕很快便会制造事端，对外声称你遭恶人毒害无辜枉死，那时找几个替死鬼出来昭告天下，她们母子两人便既夺了命又得了利。我不许你做这样的傻事，即便你我不能相守，我也愿你好好地活着。”

“锦言，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。”南宫君悦神色黯淡。他是个失意的王爷，



才华横溢，怎奈却不是太后所出。圣上体弱不能执掌朝政，文武百官一向企图拥戴南宫君悦夺权，这叫他们母子两人如何不忌惮他三分？这下只等南宫君悦生下事端，便可名正言顺将他除去，怎奈南宫君悦深谙君臣之道，一直韬光养晦，让那母子两人寻不着理由，抓不住把柄，关系才一直僵持着。

明日是吉日，他作为王爷，也会去朝堂祝贺，锦言只有催他快快离去。

锦言回到自己的屋子，绿意还等着给她卸妆，锦言记起她受了母亲一巴掌的样子，说道：“绿意，还疼吗？”

“小姐，绿意已经不疼了。”

“娘只是性子急了些，她其实心不坏的，她只是为了我……”

绿意似是不想回忆此事，咬住下唇不再出声，锦言便叫她先下去歇着了。

绿意却站在原地不动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锦言，半晌才说道：“小姐，二小姐进了宫，只怕回不了这个家了，三年之期，她能熬得过三年吗？”

锦言没有想到绿意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与南宫君悦两情相悦的幸福，此刻也慢慢降温，她陷进了无尽的愁思里。

“绿意，你在指责我吗？你在指责我，为什么自己不进宫，而让自己的亲姐姐代我去送死，对吗？”

绿意慌忙退了两步，用手不停摇摆着：“没有，绿意不敢，绿意知道这也不是小姐愿意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可是绿意，我是真的害怕，我喜欢王爷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我进了宫便再无机会了，难道姐姐就不能成全妹妹吗？她明明知道王爷喜欢的人只有我……”锦言似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为自己辩解。

“可是绿意听说，今天二小姐那边也收到了王爷的书信……”

锦言蓦地一惊，仔细看着绿意，似乎是在找寻她说谎的证据，可是绿意的眼神那么坦然，那么平静，锦言再次陷进了悲伤之中。

“绿意，这话可有假？”

“这是绿意亲口听二小姐房里的春桃说的。春桃与我交好，不会拿假话来骗我的。”

原来如此！怪不得在梅苑，素语也会出现在那里，只是不知道素语乘兴而来，该是怎样失落而去？南宫君悦，难道我真看错了你？

一夜无眠。

吉日，锦言让绿意给自己多施了些脂粉掩盖昨夜的苍白。

锦言亲自去素语房中，此时素语高高在上，相见时已有难以逾越的距离。素语屏退了众人，凤冠霞帔，珠光宝气，坐在那里如一座巧夺天工的美人雕塑。

“我就知道你还会来找我的。”素语语气里的肯定让锦言有一刹那的恍惚。

“难道你真的接到了他的书信？”锦言慢吞吞地问出此话，似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
“这个自然，你以为你才是唯一？别傻了……”

素语嘴角的嘲讽刺痛了锦言。锦言苦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想进宫，不是因为怕死，只是因为对他不舍，早知道是这种局面，还不如我亲自进宫，死了也是命……”

素语走近锦言，眼里的恨意昭然若揭，说道：“我不会让你如愿的！只要你喜欢的，我从此以后便有了抢夺的机会，你说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与我争？”

锦言被素语的煞气吓到，仓皇退了两步，有些话在此刻说来是那么苍白，锦言选择了缄默。

门外已有嬷嬷催促：“皇后娘娘，快上凤辇吧，迟了怕错过吉时……”

素语在众人的簇拥下，骄傲地登上了凤辇。闻步青与沈蕊洁跪在凤辇之下，恭送皇后，素语并不理会他们，往人群里巡视了一圈，有些失望，锦言知道，她是在找周氏，而周氏怕情感流露反而露出马脚，所以才没有出现。

普天同庆之日，太后昭告天下，鼓乐齐鸣，御林军从太守府一直排到皇宫，百姓站满了大街小巷，脸上亦是嘲讽之色，纷纷议论，这个皇后会不会活过三年。素语神色不变，在凤辇之上，气定神闲，仿佛不知道那个恐怖的传闻。

凤辇过去了很久，闻步青与沈蕊洁才敢起身。闻步青脸上俱是忧虑，而沈蕊洁却是有些嫉妒，如果没有那些传闻，如果没有前面死去了的三任皇后，任谁的女儿进宫为后都是件多么显荣光彩的事呀！

转眼间，一月过去，已是立春。

宫里很安静，闻步青千方百计托人在后宫打探消息，都只是听说，皇后安好，与皇上相敬如宾。闻府在这迷雾之下，也渐渐人声鼎沸起来，有些门第略次的公子也托人上门提亲，要娶闻家庶出的二小姐。